



韓詩外傳卷第八

漢燕人韓嬰著

明新安程榮校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

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旣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

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
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
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
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
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
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
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
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
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

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
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
欲獨全已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猶乎非救世
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
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
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
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
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誅宣王之德詩曰周邦
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丕仲山甫明之旣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

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

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
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劔而叱之萬臂撥仇
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
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
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
君子四方爲則

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
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

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鱗後蛇頸而
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
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
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
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
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
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
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
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

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
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
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
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日訴訴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
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
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
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
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蕃

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
擊知吾好比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
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
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
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
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
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
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
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可好乎對曰好詩

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鴛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

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第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

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
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
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
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
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
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
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

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斷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
者恭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
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
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
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
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
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
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

稷鬯一卣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悻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

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

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
後子孫雖有罪而紕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
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也書曰
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不剋百官蘇而不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
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
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
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
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

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群臣
素服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
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
群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
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
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
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

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
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
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
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
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
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
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
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弁也吾試其君晏子
知之吾犯其樂大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

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
震之莫不震疊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
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
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值
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
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
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
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
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
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
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
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
渰萋萋興雲祈祈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
宛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
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
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
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求錫

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
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
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
休也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
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
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今此之謂君
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
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
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
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
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
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
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
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
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
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

一輓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什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

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驛

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之臣其類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

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也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

聾頑兪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
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
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
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
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
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
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
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
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
者百人宮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
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
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

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摛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

日躋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

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有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第八

夫其離也姑曰不即爾然無昔無爾爾不即
以無詩無微
日善行此三百使人勿惡亦可乎李之曰可也
者惡之富而無命者惡之貧者則也者惡之也
又侯問李之曰人有惡李之者乎李之曰有
曰善行此三百使人勿惡亦可乎李之曰可也

韓詩外傳卷第九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

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卽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

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
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
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
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
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
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
詩曰父母孔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
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

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
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
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
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
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
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
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
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

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

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兒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

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
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
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適死景公
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酒寡人
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
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
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
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適死

詩各異問大夫大夫曰由之流言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
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
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
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
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
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
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

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

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而哭其音其來小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

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
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
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
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
焚已之子邦之彥兮無盡美爾然國中韓王各以而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
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
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
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
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
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
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
詩曰胡能有定日既昏即王聖主為之賦對於雅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
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
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
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

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
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
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
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
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
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
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
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賢士不以耻食不以
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

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
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
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
足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
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
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
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

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
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
婦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四吟之五子曰齊賦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
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
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
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
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
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

子卿曰得堯之類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
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
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
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
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
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
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
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旣斂而
樽布噐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

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
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
乎不惡楚智而不謀亂又欲之矣不說楚突而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
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汗辱難前灑敗失不復追
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
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
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
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兮

必有與也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杆天下有道則諸侯
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
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菴忽龍變仁義沈浮
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
憂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
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
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

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之較太子再拜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求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噉終日乃飽其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噉梁粟不旦時

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履爲食食粥冕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

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
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
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
美淑姬可與晤言八郵北齊書主安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
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
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
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隣國有聖
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

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
之女樂以媵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爲由余
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
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
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媵縱卒馬多
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
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山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
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

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
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
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
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
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
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
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
可以不知也吾嘗齒焉吾田暮歲不收土莫不然
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踈必密與人以虛雖戚

必踈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
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
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
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
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
亂瞽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

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
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
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
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
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
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
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
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

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
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
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
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閤閤威儀翼翼後言先
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
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
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
以君子賤之也

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群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齊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潛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

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

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子策一矣曰郊享以祭來王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

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
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求主
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
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
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
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
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
優無以易也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

有子曰昌太伯
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
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
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
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
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
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
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
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
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

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爲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

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水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

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然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七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六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肯一也拔劍不刺不肯二也刃先辭後不肯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

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鴻獲答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答潰失臣欲亡爲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答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

韓詩外傳 卷十
曰辭之憚矣民之莫矣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
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
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
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以莞
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
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
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爲醫
也擲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

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
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
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
扁鵲曰不然事故有味投而中蠱頭掩目而別白
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
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
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
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
冀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夫

馬填窟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鉞礪石
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
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
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
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况生
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
言必亡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
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

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
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
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
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
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遊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
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
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
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况

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駁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

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傳曰卞莊子好勇毋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闕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

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斲朝涉剝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

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着桃父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曰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父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黃帝天下無八命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

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卽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

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
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
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
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
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
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
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

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
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
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
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
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
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
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

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

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駟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

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
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
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
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
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
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
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
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

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
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
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
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
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
充口虛耗賦歛無已王收王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
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
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
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

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爲天下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止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以次公子曼子曰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

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

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兵部人語申即曰子與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

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卷第十終

曰卦也聖人觀言百里

韓詩外傳後序

斯道於天地間寔元氣之敷布無所不在而分量之大小則自夫人之所至何如耳六經元氣所鍾後有作者弗可及矣下逮諸子凡言之可以遠道者君子欲有所托而傳焉愛道之心也予近閱書家塾得先君子所藏韓詩外傳取而

讀之其事肆其變備其義微當為漢人
之書無疑也乃以質之鵲湖子鵲湖子
曰固遺書也因復梓之使凡讀經者取
焉猶幸可以翼道也夫道不常明而載
之簡策者迺魚兔之筌蹄耳在之能言
之士類求之詞章翰墨雖其章精肆力
不無所得要之則公道也遠矣若韓子

者可以多得乎哉若韓子者可以多得
乎哉於是乎跋

嘉靖己亥秋八月望月泉薛來書于芙
蓉泉之秋月亭

諸之其事雖其變備其類微其為
 之書無疑也乃以書之為湖子為
 白國遺書也曰遺書之使此請經者
 意眾之所見也其書不詳而名
 嘉謫已亥年八月聖凡眾編集書于
 平港跡是年
 能可如多海平港家轉子能可如多海



